



墨西哥 铿锵玫瑰

——弗里达·卡洛

■黄倩（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、硕导）

◀弗里达 戴荆棘蜂鸟项链的自画像

63.5×49.5cm 布面油画 1940年

Frida Kahlo

在墨西哥明朗强烈的阳光里，那个墨西哥女人——弗里达·卡洛（Frida Kahlo）生长其间的“蓝屋”静谧而光明，神秘且魔幻——色彩浓酽的面具和稻草人偶，翠绿的虎皮鹦鹉，像人一样高、多臂多刺的仙人掌，粗砺的大肚子陶罐，悠哉游哉散步的绿孔雀，叶片奇大的热带灌木丛，吱吱乱叫的猴子，纯度很高的蓝墙、红窗框、绿窗棂，白色大理石的细长爱奥尼亚柱式……



弗里达

白衣女士肖像

119×81cm 1929年

卡洛，那个曾经美丽、调皮又莽撞的少女，18岁那一年，一场车祸改变了她的命运——巴士与电车相撞，她昏倒在一片漩涡般碎裂的玻璃之中，来自戏院的金粉细屑漫空飞舞，折断的钢铁扶手洞穿了她的身体，而鲜血，如同花朵一样在她的身边四处绽放……从此，一次又一次的手术就这么纠缠了她的一生。

9个月的时间，她整个身体都裹在石膏里，恍如一只等待破茧而出的蚕蛹，无所事事地默默忍受——忍受痛苦，忍受失恋，忍受寂寞……她在石膏上画缤纷的蝴蝶，画满了蝴蝶抚慰自己。直到有一天，爱她的父母为她订制画架，给她颜料——让她躺在床上，对着镜子画画，画自己。是的，画画，通过画画，她重新找回了自己。“我从不曾丧失我的热情。我所有的时间都在画画，画画使我感到快乐，使我的日子丰富……我没什么可抱怨的。”她说。

她的脸很美，但决非千娇百媚，而是轮廓分明、有些硬度、铿锵野性的那一种。红唇伤感而眼神寂寞，又黑又粗的双眉在眉心连结在一起，浓重的汗毛围绕在唇边——她总是在每一幅自画像中强调这些特质。